

玫瑰紫·梨花白

明
衍◎著

MEIGUI ZI · LIHUA BAI

世间多磨难，聚散本无常。

人生事，潮起潮落，汤汤泱泱。

一生辛酸苦涩泪，十年欢笑心肝藏。

命运由他去，依自逐刚强。

红颜梦，春花秋月，白首同堂。

情水拆分两岸恨，归来执手话梨棠。

APP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ISBN 7-5396-3444-4

玫瑰紫·梨花白

明
衍◎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紫·梨花白/明衍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1

ISBN 978-7-5396-5800-1

I. ①玫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6587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张妍妍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35.75 字数:600千字

版次: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6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回 赏春景姐妹游坪苑 卷雪亭漫说惜春词 / 002

第二回 莽车夫路伤小魔王 玉萧郎义助结金兰 / 010

第三回 说高堂有意承亲事 赏兰蕙无心知秘情 / 017

第四回 论诗词靖辉寻芳径 话西厢秦臻笑双痴 / 024

第五回 俏佳人陈情老梨树 俊才子挥笔听雨阁 / 030

第六回 不动声静怡拒解佩 浑未觉靖辉应相亲 / 038

第七回 萧郎如意终得佳偶 斯人隐情惜别同窗 / 045

第八回 迎新年小城降瑞雪 闹香苑喜结连理枝 / 052

第九回 问病源双亲去沪上 究学理小舅入东厢 / 059

第十回 爱莲蓬戏语藕香苑 顶风雪又见苦命人 / 066

第十一回 求伤药子琨伸援手 送密信斯琴遇险情 / 073

第十二回 慧静怡巧使调包计 愣子琨出走奔光明 / 081

第十三回 受牵连警局封云泰 侍父母静怡回娘家 / 087

第十四回 精心呵护云泰新健 时逢十五团聚中秋 / 094

第十五回 拜月婆苏力祈福佑 惊夜火斯南救叶宅 / 101

第十六回 叶静怡抱病藕香苑 萧靖辉温情梅花餐 / 109

第十七回 抗战胜利举国欢庆 时逢家祭老友团圆 / 117

第十八回 老政客轻点宦海笔 小娇娘重修叶家宅 / 124

第十九回 渡危难靖辉再援手 情难舍萧郎百转肠 / 130

第二十回 萧靖辉无奈东南飞 叶静怡茫然西厢泣 / 138

第二十一回	藕香苑泪眼凝旧友	十渡口箴言表心迹 / 146
第二十二回	荷塘遇险忆珍救妹	周伯周妈归返故园 / 154
第二十三回	祈福人诚托终身事	失雁女伤感卿卿词 / 162
第二十四回	藕香苑才添烦恼客	莲花巷又惹是非人 / 170
第二十五回	定条件翠儿应婚事	惊噩耗子琨痛失心 / 177
第二十六回	失心人借酒浇块垒	隐情郎醉饮诉相思 / 184
第二十七回	杜鹃红清灵羞不语	玫瑰芳静怡叹情丝 / 191
第二十八回	悲静怡被批坏分子	小红妹整风错使招 / 198
第二十九回	苦命女舍身救苦命	悲情人扫雪咽悲情 / 205
第三十回	萧忆珍携手李英瑞	忆春儿始回藕香苑 / 212
第三十一回	病子琨回城难糊口	藕香苑甜柚过饥荒 / 220
第三十二回	乖忆风校园遭戏弄	恨忆春出手治顽童 / 227
第三十三回	忧虑春风苏瑛家访	撞破隐情清灵遁思 / 234
第三十四回	吴清灵羞颜投深井	吴有德愧逝风流魂 / 241
第三十五回	触旧伤秦臻恸心魄	送孤魂静怡请茗香 / 248
第三十六回	春风郊外惊骇疯语	苏瑛河畔再遇子琨 / 256
第三十七回	情苏瑛循香鹿亭雪	拧忆春因辱追旧根 / 262
第三十八回	耿斯南被揪保皇派	莽少女火烧消寒图 / 271
第三十九回	叶静怡忧女迷心智	萧忆春划界绝亲情 / 279
第四十回	红卫兵抄家莲花巷	义翠儿拼死护青瓷 / 287
第四十一回	静怡挨斗欲寻幽路	秦臻相救终解死心 / 294
第四十二回	子琨零落重回香苑	斯南囹圄被遣农场 / 302
第四十三回	除夕夜骨肉亲情暖	藕香苑烟雨祭清明 / 309
第四十四回	混沌女托身混沌男	迷心人巧遇热心人 / 316
第四十五回	叶子琨情回双石镇	明月夜梦魇乱石沟 / 323
第四十六回	子琨艰辛石路苦雨	斯南回城新居香苑 / 330
第四十七回	风凄凄同是沦落人	意拳拳相约贺生辰 / 337
第四十八回	把酒东风斯南魂语	对月寄情静怡长吟 / 344
第四十九回	始钟意忆丹识秋女	居陋室忆风初务农 / 351

第五十回	娇如琴属意鹣鹒梦	帅忆丹欣喜结良缘 / 358
第五十一回	应春游夜宿千碧寺	寻海星勇探乌龙桥 / 366
第五十二回	望星空星眼诉星语	琴鸳鸯琴涩调分琴 / 374
第五十三回	忆丹无奈求助香苑	斯南解理细疏情痴 / 381
第五十四回	沐春风风吹姚家滩	圆秋露露洒鸳鸯琴 / 388
第五十五回	海星弃学心灰意冷	忆风慧解善度怨声 / 395
第五十六回	悲莫悲兮烈女命绝	恨莫恨兮怆然别离 / 402
第五十七回	初逢喜双生喜盈门	又闻悲惊悉伤子琨 / 410
第五十八回	乱石坡子琨大撒手	藕香苑静怡痛萦怀 / 417
第五十九回	冬至祭坟静怡悲戚	立雪瓶梅斯南赠春 / 424
第六十回	意绵绵梅雪诗十题	情切切怜孙堂前欢 / 432
第六十一回	因回城星语瞞星愿	琴冤家怨怼再分琴 / 440
第六十二回	萧忆丹反省渐知心	好秦臻寻访白鹅岭 / 446
第六十三回	悄无迹秦臻叹孤影	贵情殷忆春雁双飞 / 453
第六十四回	满怀信心忆风应考	不堪重负苏红离校 / 459
第六十五回	悲情苦燕子空绕梁	碎心眉孤鸿别娘亲 / 466
第六十六回	难分悲喜平反摘帽	终有复职斯南退休 / 473
第六十七回	身陷迷局苏红被抓	仗义出手斯南救人 / 482
第六十八回	浑难解恨声知命苦	天灵悟潜行青梅庵 / 492
第六十九回	燃花爆竹上眉梢	暗卿心梦语病魂时 / 499
第七十回	高中榜云峰喜夺魁	更求学海星忙提亲 / 507
第七十一回	结连理忆风出国门	终难支斯南入病房 / 515
第七十二回	萤丝淡淡幽南离逝	秦臻焚稿静怡哭灵 / 522
第七十三回	清明祭种梅杏花岭	噩耗惊苏红遁空门 / 530
第七十四回	天机转两岸沐春风	游子泣飞鸽传佳音 / 536
第七十五回	书信往靖辉邀相见	中英街辗转始相逢 / 543
第七十六回	兴建设小城新规划	萧靖辉白发重回家 / 551
第七十七回	兄弟情凭吊杏花岭	月中秋琴瑟共生辉 / 558

楔子

词曰：

世间多磨难，聚散本无常。

人生事，潮起潮落，汤汤泱泱。

一生辛酸苦涩泪，十年欢笑心肝藏。

命运由他去，依自逐刚强。

红颜梦，春花秋月，白首同堂。

情水拆分两岸恨，归来执手话梨棠。

001

话说在浙江的西部，有一座小城，清丽如诗、氤氲无比。在它的外围，有柳江、灵江和灵江环绕，还有九桐山、梅花山簇拥在四周，山光水色、清灵婉转。

小城四面，经历朝历代而来，最多的时候曾经有七个门，除了有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门之外，还有月门、水门和亭门。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，现在城里只剩下东南西北四个门了，另外三个门已经无影无踪。现在这四个门是：东门，也叫广通门；南门，也叫广安门；北门，又叫拱辰门；西门，又叫通仙门。

小城内有大大小小八十一条弄堂，有女墙、竹墙、拦马墙，有天井、水井、四眼井，有枣糕、梅糕、芙蓉糕，有茶堂、澡堂、四喜堂。

我们故事的主人公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绮丽神奇的小城。

第一回

赏春景姐妹游坪苑 卷雪亭漫说惜春词

故事的主人公叶静怡，是云泰大药房叶大老板的长女。云泰大药房坐落在小城的中心，是小城最大的一间药铺子。老板叶云泰，祖上四代行医，是这一带有名的走方郎中，到了叶云泰的父亲叶孝康，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小药铺坐堂行医了。等药铺传到叶云泰手上，已经成为小城第一大药铺，只专做药行的生意，不再行医，故取名云泰。这叶大老板生意兴隆，子嗣却不是很兴旺，膝下只得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叶子琨是老二，女儿叶静怡是老大。夫妇二人虽然生意做得好，左不过是粗通文墨的一介俗人，没承想女儿静怡，自小便生得聪颖敏慧，颇具大家闺秀风范，让叶云泰夫妇一直珍如掌上明珠。

这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，这一年叶静怡芳龄十六。

叶家大院坐落在小城的莲花胡同。这莲花胡同是东西走向，由西而入整个莲花胡同的南侧，从头至尾一长溜都是叶家的。胡同的前端入口处就是叶家大院，里面住着叶家四口及管家和用人，紧挨着大院东面的，是存药的库房和药房伙计们的住处。

叶家大院虽不是很大，倒也很别致。一个两进的四合院，枣红木的大门朝北开。进得门来，左手边紧挨着大门的是厨房，厨房的左边有一个用人房，另有一扇小门可以通到隔壁伙计们的住处，小门并不常开。右手边沿着长廊靠西一溜有四个房间，北边挨着大门边上的两间是杂物间，杂物间往南过去那两间房，住着管家周伯、周妈两口子及丫鬟翠儿。周伯、周妈的房间对着的是东边一个小天井，天井里有一个缠着藤蔓的花架子，里面还种了些葡萄、紫薇什么的。花架下面有两口青瓷大缸，里面养了些极美的小金鱼。再往里就是内院了，内外两进之间用镂空花墙隔着，中间是一扇圆形小门，过小门进内院，才是叶大老板和太太、小姐的住处。内院的东边也有

一个同外院一样的天井小院,天井里高高低低养着一些花卉盆景,很是清雅,中间是一个宽敞的会客就餐花厅,弟弟叶子琨和父母住在南边,叶静怡住在西厢房内。

这天,静怡正侧在床上看一本诗集,听见翠儿在门口轻声说道:“小姐,臻小姐来了。”话音还没落,便见一个青衣黑裙的姑娘进来了。来人便是静怡小姐的同学兼闺中好友——秦臻,这姑娘身材娇小、皮肤白皙,圆圆脸圆圆的眼睛,两根半长的辫子齐刷刷搭在肩上,辫尾用蓝丝带打了个蝴蝶结。“静怡——”随着一声清脆的嗓音,秦臻快步来到静怡身边,挨着她靠在床边。

“什么事啊,臻儿?看你,又风风火火的。”静怡坐直身子,含笑看着她。“静怡,听小魔王说,你被评为我们年级的优秀毕业生啦。”秦臻兴奋地看着静怡,一只手拍着她的臂膀。“呀,就这事啊,有这么兴奋吗?”静怡淡淡笑道。这原本是意料之中的,之前老师已同静怡提过。“你是怎么遇见小魔王的?”静怡问道。“哎呀,人家渴死了,有水么,先让我喝一口。”秦臻站了起来。

静怡的房间挺大,中间靠里些放了一张床,床上铺着蓝色碎花床单,干净整洁,床的右手边是一排衣橱,床的左边很宽敞,西边开了一排窗子,窗子下面置放着静怡大大的书桌,这是她的最爱之处。靠近门边还有一张小圆桌和一把藤圈椅,桌上有一个茶盘,茶盘里放着一个浅蓝色的小瓷壶并两个一样的小茶盅。桌上铺着白底碎花的桌布,桌布一直悬垂到桌子的半中腰,边上蓝色的流苏和粉红、粉蓝的碎花相呼应,相当雅致,房间窗帘的色彩也是如此。

静怡起身来到小圆桌前,拿起桌上的小瓷壶给秦臻倒了杯水。秦臻接过一口便喝干了,自己拿起壶又倒了两杯喝完,这才罢休。静怡觉着好笑,说道:“这是饮牛了吧。”转身坐在了桌边的圈椅里。秦臻放下杯子,看着静怡:“饮牛就饮牛。人家刚吃完饭就跑你这儿来了,渴了嘛,也不说先问问人家。”“噢,倒是我的不是了。对不起,对不起,我再给你倒水。”静怡看着秦臻,笑着起身要来倒水。“不用不用了,现在好了啦。”秦臻双手把静怡按回椅子上坐着。

“小魔王原本是想同我一块儿来的,可是被他妈妈抓差,让上他舅舅那儿送信去,他只好跑到我家,让我先来告诉你。”秦臻絮絮地说着,“他说让我们俩先去公园,边欣赏风景边等他。”秦臻忙忙地说完话,等着静怡表态,见静怡笑而不答,便急了,“我看你刚刚不是在看《花间》嘛,我的大诗人,这个时候正是赏花的季节,就别在家

里看《花间》了，去真正的花间看花才有意思嘛。”说着便要拉静怡出去。“臻儿，别急呀。你看你，总是毛毛糙糙的，哪像个姑娘家呀？”静怡拽了拽被秦臻拉长的衣袖，“我总得同我妈打个招呼吧。”“好好，我同你一块去。”秦臻放开了静怡的胳膊，站在一旁说道。静怡带着秦臻，一块来到南边父母的房间。

静怡的妈妈叶陈氏，是个特别节俭的人，他们的房间布置得也很俭朴。进门是一个门厅，迎面靠墙，是一张高高长长的案桌，案桌上有香炉、烛台、花筒等物，案桌前面是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，深红色的木质泛出温润的光泽，看着特别舒服。往右手边去，有一个房间的套门，里面是弟弟叶子琨的房间。左手往里，也有个套间，那便是静怡父母的起居室和卧室。起居室朝北一排雕花木格子窗，窗外天井里的景色便可尽收眼底。格子窗下放着一张条桌，条桌上铺着洁净的白色桌布，桌前有一张藤圈椅，此刻条桌上放着一条裤子，静怡的妈妈正坐在藤圈椅里用针线摆弄着。

看到姐姐和秦臻进来，子琨跑了出来：“臻姐姐好。臻姐姐，你来找我姐姐做什么？”“陈妈妈好。”秦臻边和陈氏打招呼，边抚摸着子琨的小脑袋，“子琨，我是来给你姐姐报喜的。”“什么喜事啊？姐姐又当好学生了？”子琨问道。“哈哈，子琨真聪明。”秦臻笑了。“谢谢你了，秦臻，难为你还特地跑一趟。”陈氏站起身笑着对秦臻说。“妈，我和臻儿出去一趟。”静怡说道。“好，别回来太晚啊。”陈氏招呼着。“嗯。”静怡答应着正准备离开，子琨不干了，他拦在静怡的跟前，歪着脑袋看着静怡：“姐姐，我要同你们一块儿，你也带我出去嘛。”陈氏笑了，在一旁帮着儿子：“静怡，就带上子琨吧。”

静怡看看子琨，说道：“子琨，跟姐姐出去可不许乱跑，听见没？”说着伸手刮了一下子琨的小鼻子。“嗯，听姐姐的。”子琨见姐姐答应了，开心地应承着。“来吧，子琨，臻姐姐带着你。”秦臻笑着拉过子琨。“哦，等一等，臻姐姐，我要带上我的笛子。”子琨说着跑进房间，拿上他正在玩着的笛子，赶紧就出来了。秦臻牵着子琨的手，别过陈氏，同静怡一起离开了叶家。

却说这叶子琨，虽是叶家唯一的儿子，在家却不是最得宠的，他比静怡小五岁，这年刚十一岁。只因姐姐静怡自幼聪明好学，敏慧过人，父母特别疼爱，及子琨落地，也是常常跟着姐姐，他知道姐姐在父母心中的分量，凡事都听姐姐的。这姐弟俩

都生得俊朗秀美,姐姐性格温柔沉静,弟弟虽有些淘气,却也能安静地去看些姐姐让读的书,兴趣爱好和姐姐有相似之处。子琨最爱同姐姐一块出游了,每每姐姐和同学们在一块谈天说地、争论交流,他就会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。在他幼小的心里,姐姐便是这世上最出色的女子,所以每回静怡出去,他总想一步不落地跟着。

静怡和秦臻带着子琨,来到了小城唯一的公园“鹿亭山公园”,这是他们常来的地方。公园不大,进门是一片树林,穿过林子,在一个圆形的开阔地后面,是一座小山。小山不高,山形像一只蹲卧着的小鹿。静怡他们沿着山边小路,欣赏着两边的花草,漫步前行。

“姐姐,我们去哪儿?”子琨一个人在前面蹦跶着。“子琨,别一个人在前面跑。”秦臻喊道,“过来过来。我问你,知道这山的名字吗?”秦臻把手搭在跑回她身边的子琨肩上问道。“知道,鹿亭山啊。嘻嘻,臻姐姐,你把我当傻子呢。”子琨知道秦臻最喜欢逗他了。“那你知道它为什么叫鹿亭山吗?”秦臻笑咪咪地看着子琨。“不知道。为什么呀?”子琨盯着秦臻问道。“哈哈,不知道了吧。这个故事啊得让你姐给你讲。”秦臻俏皮地用手指指后面。

静怡这时闲闲地跟在他们后面,早已听见他俩的对话,见子琨跑来跟前,笑道:“你这个臻姐姐,又要抖包袱又要卖关子,自己还要学道士作壁上观,哄得你来找我的麻烦。”“姐姐,你就给我讲讲嘛。”子琨拉着静怡的手央求着。“好吧,姐给你讲讲。”静怡说道。秦臻也不分辩,只在一旁悄悄地乐着。

静怡拉着子琨的手,一边走一边开始叙说。

“相传古时候,我们这儿曾遇上一场连续几年的大旱灾,连柳江里的水都干枯了,田里寸草不生,旷野里光秃秃的,什么也看不到,树都枯死了,树皮也都被人们扒掉吃了,只有干裂的土地,咧着一张张焦黄的大嘴在等待着。人们纷纷外出逃难,很多人都渴死饿死在逃难的半道上,没有水谁也活不下去。正当大家都绝望的时候,在干枯的柳江边,人们看见有一只白鹿在那儿嬉戏。”

“白鹿?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么?”子琨瞪大了眼睛。

“是啊,”静怡接着说,“这时候早已什么活物都看不到了,所以突然看见这只白鹿,人们都特别惊奇,那些还有点力气的人啊,就想去抓白鹿。那白鹿见有人来抓

它,就跑了,人们就跟在它后面追啊追啊。那白鹿跑得多快啊,一会儿就看不到影子了。人们正准备放弃的时候,听到从东北边传来呦呦的鹿鸣声,好像在呼唤大家呢,于是人们又鼓起力气朝东北边追去,终于大家看到,白鹿停在了远处,好像在等着他们。

“那白鹿看到人们向它跑去,便长鸣了一声,慢慢蹲卧下来。等大家跑到它跟前时,白鹿不见了,眼前是一座鹿形的山峰,山上长满了青草。大家欣喜若狂,纷纷去拔青草吃。这时有人就说了,别着急啊,这白鹿是来救我们的,它刚刚在这里对我们鸣叫,不知是什么意思啊,我们还是去鹿头那儿看看吧。

“于是,大家就绕到鹿头睡着的地方,果然看见那鹿眼处的泥土是湿润的,于是有人开始用手去挖,没挖一会儿啊,从地下冒出一眼泉水,大家欢呼着纷纷对着鹿儿跪拜,感谢白鹿的救命之恩。后来,人们就把这山取名叫鹿亭山,管那眼泉水叫清音泉。”

“噢,好美的故事。姐姐,那个白鹿是神仙吧?它好有本事哦。”子琨用崇拜的眼神看着眼前的这座小山,这时他们已然看到清音泉了。

“静怡,我们去卷雪亭那坐会儿吧,我都走累了。”秦臻指着不远处的亭阁对静怡说道。“好,我们去歇一会儿。”静怡也有些累了。“姐姐,那我先去看看白鹿的眼睛。”子琨说道。“呵呵,白鹿的眼睛。子琨,你这小脑袋转得可真快。”秦臻看着子琨笑道,“你去吧,我们在亭子里看得见你,玩好了就过来啊。”“好的,臻姐姐。”子琨高兴地向清音泉跑去。

卷雪亭与听雨阁,坐落在清音泉的对面,那是一长一方的两个亭阁,亭阁相连,相依而立。正方形的卷雪亭高些,是一个供人们休息赏花赏雪的地方,四面玉石栏杆,亭顶雕梁画栋,古朴雅致。长方形的听雨阁要大一些,是一个可以听雨、下棋的茶馆,它由与卷雪亭相连的那一面进门,另外三面都是用雕花木板围着的,木板的上半段是玻璃窗,窗下放置着一个方桌棋盘,坐在桌边,就可以看见窗外的美景了。

亭阁的四周,是一片茂盛的修竹和众多的芭蕉,人在亭阁里,没雨有风的时候,满耳都是沙沙的竹叶声;没风有雨的时候,满耳是不同的叮叮咚咚的雨声。茶馆门口有一副对联:“闲观纵横听风雨,淡饮清浊论古今。”茶馆里的柱子上雕着这样的诗句:“青头小子耄耋翁,南岸竹林北岸风。听雨潇湘点滴里,眉间心上各不同。”这是

静怡他们最爱来玩的地方。

亭阁的斜对面，离清音泉不远，有两棵老梨树，每到春天四月间，满树雪白的梨花，如云似雪，芬芳扑鼻，蔚为奇观。如今这梨花虽还未全开，却已是满树的花蕾，盛开不过就是这一两日的事了。

静怡和秦臻坐在卷雪亭的长椅上，望着对面老梨树上星星点点的花儿，享受着空气里弥漫着的花香。“唉，又是春天了。”秦臻叹了口气，“你说奇怪不，静怡？”秦臻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说道。“怎么了？”静怡疑惑地看着她。“你说这清音泉边上，怎么没有别的花儿，就这两棵老梨树呢？春天了，桃红柳绿的多好看，这梨花雪白雪白的，美是美，可也太素净了。”

“你呀，就爱热闹。想看桃花，去东乡那边的桃林啊，那里有很多桃树，想必开满了花也很美的。这儿是什么地方？清音泉，是白鹿的眼睛，有这两棵老梨树在这儿陪着它，年年春天满树雪白的梨花，清香旖旎、恬静幽美，让白鹿知道我们一直在思念它呢。”静怡静静地看着老梨树，“再说没有这老梨树，哪来的卷雪亭啊？”静怡抬头看看雕花的梁顶，“你忘啦，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，这卷雪亭里，四周都是被风吹过来的梨花，吹雪堆玉似的，不然怎么叫卷雪？”

“哦，听你这样一说，还真是的，就这梨花最好了。”秦臻听静怡这么一说，觉得挺有道理。过了会儿，她忍不住又叹道：“可惜呀——”静怡看着臻儿笑了：“哈，就你这样的人，也有感叹的时候。可惜什么？”“可惜好景不长啊，这样的美景，时间也太短了，每年我们只能来看个一两次就没了。这老梨树没了花，就没什么好看的了。”秦臻咂着嘴说道。

“唉，让我说你什么好。”静怡叹道，“珍惜眼前的美景吧，春天就这么短暂。不光是梨树吧，有哪个花儿是开得长久的？像古人说的：春期莫相误，一日百花残。”“古人最惯多愁善感了，记得那首什么什么来着？”秦臻询问似的看着静怡。“什么呀，谁知道你想说哪首？真是的。”静怡看着她好笑。

“那个那个，就是什么‘春归何处，寂寞无行路’啊啥的那首。”秦臻一拍脑袋说道。“哦，是黄庭坚的《清平乐》。春归何处？寂寞无行路。若有人知春去处，唤取归来同住。”静怡笑了。“是了，就这首。你说他可笑不？春天年年都有嘛，还唤取归来同住，有那个必要吗？”秦臻很是不解。

静怡看着她道：“这个你又不懂了。黄庭坚何许人也？苏门四学士之一，这首诗是他晚年被贬的时候写的，这字面上看是写伤春，可是他实际感慨的，是他自己人生的春天过去了，不再回来，那时他已经老了，不可能再有所为了，就是想换取归来同住，也是不能的了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秦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“这古人，还不得把人折腾死啊，这么绕着弯子。静怡，这你要不解释，打死我也想不到是这个意思啊。”“臻儿，你就爱闹，多读点书你就知道了。”静怡笑笑。

一阵清风吹过，带来了浓浓的花香。“静怡，子琨的笛子在这儿，这景儿要是再配上笛声，该有多妙啊。静怡，你吹一个吧。”秦臻说道。“我还不是同你一样，还是那些年上音乐课时学的，差不多都忘了吧。”静怡接过秦臻递过来的笛子，慢慢在手上玩弄着。

“不会的，那时班上就你吹得最好了，你不会忘的，吹一个吧。你看这梨花白柳丝长的，别辜负了这美景啊。来，快吹一个。”秦臻催促着。静怡拗不过她，便将笛子横在唇边吹了起来，婉转悠扬的笛声，顿时弥漫在听雨阁边的老梨树下。一曲吹罢，秦臻伏在栏杆上听入了迷。“别停啊，再吹一个，再吹一个。”秦臻说道。“不吹了，累了，我们说说话吧。”静怡说道。

“臻儿，你知道梨花又叫什么吗？”静怡歇息了一会儿，看着对面的老梨树问道。“不知道。什么？”秦臻看着静怡。“晴雪。记得有一首《清平乐·梨花》就是这样形容它的：一枝晴雪初干，几回惆怅东阑。料得和云入梦，翠衾夜夜生寒。”静怡缓缓地念着。“写得真好。”秦臻说道。“其实我更喜欢另一首。”静怡说着又念道，“旧山虽在不关身，且向长安过暮春。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”“这是谁写的？”秦臻突然觉得被这后两句触动了什么，回过头来看着静怡。

“不知道，是唐朝一个无名氏的诗。”静怡道，“臻儿，其实有很多好诗，并不一定出自名人之手，只要它饱含情感，能深入你的心里，那就是好诗。”“嗯，是的，你看他写得多好啊：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夜属何人？好伤感哦，我都有点想哭了。”秦臻莫名地被打动了。“是啊，这么美的花，一年一季，也就开十天左右，一场雨一下，风吹雨打的，就满地堆雪了呢。”静怡看着不远处的梨花，好像在对秦臻说，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“就是，那花儿就怕风雨，怪不得古人说：惜春常怕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。唉，花儿开的时候那么美，被风啊雨的一折腾，干干净净落到地上还好，就怕再被人踏到泥水里，那才惨不忍睹呢。”秦臻也难过了起来，“可是，那花儿也没有办法啊，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千万别让我看到你所说的那一幕，不然我会伤心死的。”静怡瞪了秦臻一眼，似乎践踏那花儿的人就是秦臻似的，“唉，梨花梨花。臻儿你知道么？梨花就是离花呢，离人之花，离思之花。”“嗯，是的，我听说梨花的花语，就是纯真的爱，一辈子的守候分离，也太伤感了。”秦臻感叹道。

“姐姐姐姐，你们看！”突然，子琨举着一样东西跑了进来，她俩回头一看吓了一跳。不知是什么让静怡吃了一惊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莽车夫路伤小魔王 玉萧郎义助结金兰

上回说到，静怡和秦臻正在伤感梨花的花语，不料弟弟子琨手里举着几枝梨花跑了进来，把她俩吓了一跳。

待静怡看清楚子琨手里的梨花枝，只觉心里一刺，不由得粉面含怒，轻声喝道：“子琨，谁让你摘的？你看，这花儿还没开呢，就叫你损折了它。”说着举手欲打。秦臻忙拦着道：“哎，我看子琨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别着急，先问清楚了。”秦臻转过头问道：“子琨，是你摘的吗？”子琨见姐姐生气，早已后悔，正欲辩解，见秦臻相问，委屈地说：“臻姐姐，当然不是我摘的。不知是谁摘了又扔在地上，我觉着可怜就拾了来，想给姐姐插花瓶里的。”

“静怡你看，我说吧，子琨最懂事了，知道姐姐最爱花惜花呢。”秦臻爱惜地抚摸着子琨。静怡听子琨这样说，脸色渐渐缓和了。她接过子琨手中的梨花，说道：“子琨，是姐姐错怪你了，别生气啊。”子琨见姐姐转怒回颜，便也开心地笑了。这里暂且不提。

如今且说小魔王。这小魔王本姓斯，单名一个“南”字，他与静怡、秦臻是打小一块长大的伙伴加同学。他和秦臻是邻居，自进学堂起就同叶静怡和秦臻在一个班级。只因他从第一天见到静怡之后，便喜欢黏在静怡后面，特别磨人，又爱动脑子，常出些小点子整人，被静怡封了个“小魔王”的雅号。

当年斯南父亲在的时候，家中的生活尚过得去，因父亲知道读书的重要性，再苦再累也要供着斯南上学，到斯南十岁的时候，父亲积劳成疾，因病去世了，留下他和六岁的妹妹斯琴跟着母亲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，但无论如何，母亲也不允许斯南停学。为供他上学，母亲带着妹妹，一边帮人洗衣，一边接些手工活在家里做。

快毕业了,这段时间学校放假,斯南天天早起帮母亲到厂里拿手工活。这天在学校门口,斯南遇见了年级的教导王教员,从王教员口中得知,静怡是他们这一届的优秀毕业生,斯南心里特别高兴,回到家放下东西,便急急忙忙想去告诉秦臻和静怡,刚要出门被母亲给喊住了:“斯南,别急着出去,帮妈妈再跑一趟。”“哦,去哪啊?”斯南一向很体贴母亲。“去你老舅那儿。”母亲递给斯南一个信封,“给老舅送一封信,小心收好了啊。”母亲叮嘱道。“嗯,知道了。”斯南把信放进贴身小褂的内袋里,出了家门。

那时斯南并不知道,母亲和老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,斯南的母亲是交通员,担任着交通联络的任务,常常有秘密信件需要传送,因为斯南做事稳妥,母亲对他很放心,经常让他帮着跑去老舅那儿。斯南只知道老舅的信很重要,他不敢耽搁,便先去了秦臻那儿,让她去把喜讯告诉静怡,他估摸着自己大约要中午才能回来,让她俩午饭后去卷雪亭等着,等他回来后便上那儿去找她们。

斯南离开秦臻家,转身向老舅的住处跑去。老舅的住处离他家有一段距离,在小城东北角的机械厂,离家有五六里路,斯南惦记着静怡她们,想尽快回来,便一路小跑着。他没有走大路,过了城中心十字街的街心花园,往北一转便拐进了一条小马路,他想着抄近道能节省些时间,虽然他知道这条小马路上有一个小城唯一的露天集市,平时十分拥挤,不过他想应该没什么,大不了慢点走过去就是了,可是他想错了。

那可是小城最有名的露天集市了,小城的百姓们称之为“茶点集市”,顾名思义便是有两个时间段最为热闹,一个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,一个是下午三点到五点。这两个时间段,都是小城人最爱在街边茶店喝茶的时候,而斯南这时正是赶在上午这个时间段,这集市里除了茶肆,还有众多小摊小贩、花鸟鱼市、书画古玩,可谓五花八门、一应俱全。

斯南到那儿的时候,正遇上两个无赖因和卖水果的发生口角,厮打了起来,把个水果摊打翻在地,满地的水果到处乱滚。四周有众多的人围着看热闹,有叫打得好的,有帮着去拾水果的,有捡一个水果在衣服上擦两下放嘴里就咬,还边吃边看热闹的,还有拾了水果揣在怀里,装着若无其事扭头便走的。那三个人依旧扭打成一团,谁都不松手。斯南见人越聚越多情形不妙,待转身想退出去,正好这时后面又来了